

序

積於中者之謂道發於外者之謂文有道有文然後可以  
為君子道有用舍文有否泰然用舍否泰在命不在道與  
文也君子不以其命之窮而輟於為道之不行而不廢  
於學文故雖身厄於當時而名顯於後世者由此也河南  
穆公諱修字伯長天平人少舉進士有名廣場中真宗封  
泰山之年詔齊魯諸生以經明行修公寔在其選越三年  
就銓調補泰州司理叅軍居職以直自任無與合者人皆  
憚忌卒誣之罪遂貶池州再達恩徙潁州為文學掾卒不  
復用明道元年秋九月終於家如公可謂命之窮道之不



行也已而未嘗廢文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舍諸仁義以為質平時所見於簡策始者踰數千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及公之歿無擇求遺文於嗣子熙得詩五十六書序記誌祭文總二十與無擇所藏增多詩一十三書序各一又從其舊友而求之往知愛而不知傳故無獲焉姑類次是以為三卷題曰河南穆公集云時慶曆三年春南康清修閣中

穆恭軍集世間行本無是序余於康熙戊子春購得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讀之而見是序揀出冠之編首遂稱全璧竹垞朱彝尊識

河南集卷一

穆脩伯長

詩

江南寒食

江城水國春光饒清明上巳多招邀花陰連絡青草岸柳色掩映紅欄橋歌調謳啞雜吳俗髻鬟疎削傳南朝誰憐北客歸未去楚魄湘魂唯暗消

送毛得一秀才歸淮上

江天梅雨畫蕭蕭送別愁吟白紵謠處士才高融未薦騷人魂斷玉方招自傷樗驥心千里空羨溟鵬志九霄酒罷

征鞍迢遞去不堪回首木蘭橈  
君歸迢遞其二淮西路我客蕭條秋浦城側：相看復側：行  
行送別重行：途中猿鳥哀聲斷馬上雲山遠碧橫富貴  
窮通俱未決直傾樽酒沃離情

食魚

南有嘉魚異常趨四月期江天專伺至烟網密爭垂乍戲  
汀蘋末初循水荇涓競搖新舳輕艦寬罩碧連漪占浦搜深  
藻空波出素髭數頭餘尺玉質二色類銀姿貨幣斯為切鮮  
腴敢暇知青錢邀價直華屋市新奇珠沫緣條煦霜鱗逐  
办隳扣顱瓊聚骨剖腋錦分肌味佐芳菘愜香參苦笋宜

羹甌融膩玉膾筋胷一作縷寒絲湘鱠一作鱠非吾偶河魴孰與夷  
薦新奚尚鮪稔毒即殊鱖鱸訝休官易鯖嫌酒醒遲自當  
頻佐膳所惜易過時

魯從事清暉閣

庾郎真好事溪閣新新開水石精神出江山氣色來疎烟  
分鷺立遠靄見帆迴公退資清興閑吟倚檻裁

送葛源之太和主簿

勿歎從卑位聊欣適去情愁風九月急飛鳥一帆輕鱸斫  
江鱗活杯嘗楚釀清歡一作權華莫回首寵辱正堪驚

送靈師歸吳

靈師殊可尚，頗不類浮屠。託跡雖惟依佛，留心獨喜儒。風塵倦京洛，水石憶勾吳。破寺杉松老，南歸舊隱孤。

江南春

杜若溪邊待釣船，怨紅傷翠助鸚鵡。戰回春事青蒲劍，買破韶光綠苧錢。千嶂遠圍芳草國，一江晴浸斷霞天。未知多感多愁客，何處偷尋甕底眠。

寒食

江邊又寒食，僉客奈離襟。恨滿王孫草，愁多望帝禽。雞毬輕薄事，歌酒宴晏游心。盡付吳兒輩，唯知屏跡深。

江上送陳翹還無為

江山上一作寂寥，春雨晴江邊。舟：春潮平相逢，未盡斗酒醉相送。又速孤舟行，篁竹窮鎖秋。浦郡煙波渺，隔無為城音塵兩地，不千里。勿使負君金玉聲。

殘春病醒

風簾窸窣：燕啣：卧對殘芳起鬱陶。乍困游車一作鞍春尚在未扶醒枕，日初高。煩腸屢沃瘠，難解病髮。慵簪。瘡更搔欲為風光輕賦別，正無繆賴染江毫。

書事覺菴

惠澤涵濡四海同，微生曾莫預昆蟲。不忝品物陶鎔外，獨作窮人蓋載中。深窞已顛猶磷石，危茗將籜更推風。一家

寄命嗟無地何負明神與上穹

和毛秀才江墅幽居好十首并序

滎陽毛生有墅在宣城之南陵嘗作村居詩十首其詩用律格五言四韻每篇皆同上之一句元和長慶來詩人多是體生之往還躡而和者數人暨携北來出以相示予諷其篇而悅其事既恨未得往從之游喜用其韻而繼之得以盛言生所居之樂宣城寔江外之却而墅且在焉因首用是句

江墅幽居好當門看水田鳧鷖閑夕照稻稔秀原煙翠屐

無完齒山衣有敗肩遙聞雙闕下簫鼓樂豐年

江墅幽居好南塘枕野亭菰蒲顛風綠菱苳蓋波青繫葦

一漁艇翹煙雙雪翎相携二三叟扶醉不曾醒

江墅幽居好溪山數里長徑通茶塢綠門枕橘園香藉石

還勝榻聽松不讓簷閑游鷺里巷自作隱淪裝

江墅幽居好老農時欸扉濁醪尤共醉野話坦無機山雨

欲到檻竹風先滿衣南溪秋更樂稻熟又魚肥

江墅幽居好賓來定不愁酒釀新出壓魚活旋離釣移席

追松影調琴和澗流陶然方外樂名教摯何由

江墅幽居好柴閤帶竹籬田頭餉耕後樹裏灌園時鄰靜

鳴秋織樵闌對野棋抵熾非我事大笑別蕪錐  
江墅幽居其七好何妨鄙事添神隨山父賽巫學野人占露草  
牛羊喜秋霖黍豆嫌短墻衰柳下寒水半渠淹  
江墅幽居其八好名山對九華踈篁十餘畝古屋兩三家碓下  
雞爭黍籬根虺逐蛙水邊闌送目獨鳥在秋槎  
江墅幽居其九好身如醉伯倫浮名拋可得荒宴罷何因酌酌  
乘籃輦道送岸角巾人間莫回首容偽不容真  
江墅幽居其十好人閒晚敢孤魚臨溪樹釣鳥隔水煙呼野竹  
挂薜荔山花睡鷓鴣畫工能狀出羞殺輞川圖

燭

一箔珠簾掩映垂房櫳清染麝香枝佳人眇影橫哀柱狎  
客分光綴艷詩禁鎖翠明初唱漏宮窗紅短尚圍棋長宵  
且秉歡游去無限風情見古辭

過西京

西京千古帝王宮無限名園水竹中來恨不逢桃李日滿  
城紅樹正秋風

賦催妝

嚴妝應在繡閨中似闌春芳折曉風試問天桃臨碧沼何  
如豔質對青銅

送孫立東游

詩筆知名曾苦刻刻苦文章多難久漂流睢陽縱酒黃金盞提劍東方暫一游

村郭寒食雨中作江南體

寂寥村郭見寒食風光更著微雨遮鞦韆間垂愁穉子楊柳半濕眠春鴉白社皆驚放狂客青錢盡送沽酒家眼前不得醉消遣爭奈惱人紅杏花

清明連上巳

改火清明度湔衫上巳連芳辰來屬續游事因聯翩酒帳經旬直花司併日權俠兒狂不足猶恨促春妍

合歡芍藥

薰風對折香心破浩露雙滋粉面新油壁車中同載女菱花鑑裏並妝人皇英帝子鍾遺豔琬琰宮姬託後身誰道獨呈芳瑞晚也勝常調牡丹春

故侯園

池館朝早來瓦礫存路傍看取故侯園身前便作荒涼計祇樹芳菲不樹思

送定師南游

營、學佛徒皆喜嘗吾道憐師獨異羣儒藝知探討誦詩三四章往、見詞藻玉璞在琢磨不難成至寶知予本好古身服仁義老勤請送行詩安足慰枯槁別時汝頰路涼

葉涼秋早南游何當還江潭無限好

送人主邊寨

豈憚河湟遠男兒効主恩窮邊人不到孤戍自分屯馬放  
胡沙暖烽傳塞日昏軍前初謁帥戎服走轅門

巨盜

嗣皇登位始凝旒巨盜尋將相印收漢室有靈誅賊冀舜  
廷無患放凶兇後狙豈稱周公任豺虎猶寬巷伯投願斬  
都衡謝天下不然何用正王猷

汝陰偶書呈一二知己

汝陰窮掾計何疎四十無成坐諷書不務功名師裨補買切

闔獨將仁義守蘧廬敢同賈傳希前席况異鄒生託後車  
除泥諸公時一醉等閒猶且忘歸歎

除夜

燈前清淚落衣間守歲分爲客是閒老母今年七十壽  
觴爭忍對慈顏

城南五題

郊步

野水岸邊逢草歇平林煙畔逐花行雨晴南陌塵埃死洗倍  
覺風光奪眼明

獨游



水曲林幽獨杖藜，  
即筒香入亂花携。  
輕肥不得尋春意，  
動要笙歌逐馬蹄。

貴侯園

名園雖自屬侯家，  
任客閒游到日斜。  
富貴位高無暇出，  
主人空看折來花。

朱亥墓

閒登朱亥游俠墓，  
却望梁王歌吹臺。  
上墓邊芳草綠游，  
人心事立徘徊。

玉津園

君王未到玉津游，  
萬樹紅芳相倚愁。  
金鎖不開春寂寂，  
落

花飛出粉牆頭。

燈

杳：有時當永恨，  
依：何處韶聞眠。  
靜臨客枕愁寒雨，  
遠逐魚篷耿暝煙。  
纖影乍欹還復立，  
冷花時結不成圓。  
銷魂猶憶江樓夜，  
曾對離觴賦短篇。

登苕子臺

苕國丘壘在苕臺，  
荆棘深憑高一極。  
目懷古重傷心平楚，  
蒼煙暝迤峰白日沉。  
誰論客懷抱灌木，  
自悲吟。

希言官舍種花

纔初看君栽小園，  
已報新花著桃李。  
感時曉物情何多發，

詠長篇託興比為言桃李富華實君子或德尤所似藉  
相倚臨芳辰輔導春功如宰揆旁有百卉爭妍舒特煩化  
匠施剗削誇紅鬪紫亦可憐各事繁華一時爾繁盛寧將  
此花同令人慕翫狂不已羲和奔御催春歸祇得御盃且  
歡喜君看灼灼枝上英半雜泥塵成落葉盛衰不獨草木  
然人事悠：盡如此

登女郎臺

臺前流水眼波明臺上閒雲鬢葉輕莫把姑蘓遠相比不  
曾亾國只傾城

女郎名字其二本風流好與州人作勝游儻使此臺猶醜女汝

陰城裏一荒丘

友人燒笋之約未赴

久約燒林笋何時會勝園未嘗清氣味每厭俗盤飧漸痛  
煙屏老方憐露錦繁如何玉川子苦惜籜龍寬

別穀熟尉李七同年

騎驢登縣門眉：復何言留館竺乳舍屢携梅福樽凶荒  
岐路梗冰雪歲時昏明日別君去依然蓬跡奔

樊博士化州監鹽

益醴已非職况復極南之莫識州名化徒聞水涉灘樹鷺  
人面果俗駭鳥言夷去：惟強飯微還歲可期

丙寅春雨

天地開春暉羣陰爭閉之行：二月路寒威切人肌淫雨  
姿凌虐淹旬下無時頑雲掃墨合直向平地垂蒸人共愁  
歎萬物皆蒼瘵衆木有芳華摧沮不得施青苞欽絳夢同  
向枝上萎民麥悲已病泥中聊參差嘉穀失播種雖晴諒  
胡為蠢彼田中氓豈惟念身飢州縣責常賦：訴之誰  
幸不為盜起多應盡流離吁哉致此異其咎安所尸悒：  
窮巷士屏身伏茅茨讀書抗前古得失心頗窺天理不難  
究可以人事知且欲上其說懼非己所宜有職彼尚默未  
當僭汝卑勉汝無妄言：出禍汝隨誰識此懷抱獨自空

嗟嘻

贈適公上人

喜得師消耗從僧問不休苦吟成白髮多病寄滄洲道氣  
閒尤勝書鋒晚更道相思二千里阻別十三秋六合勞生  
耳休追萬事不雲羅荒舊隱知友落新丘想歎歐生逝應  
聞李氏憂師曩授國子博士李公深遇寔與其尋思祇如  
子之奇相好李博士去子得無悼念此必竟欲何求未即無言問方期勿藥瘳終為嵩少約築  
室共夷猶走久有嵩少之志去將有  
期同欲招師而偕往也

一百五日同周越陳永錫游吉祥僧舍

痛飲方期數百杯尋芳何事又空回花愁酒困春無著却

訪野僧蕭寺來

題李士言秀才別貯帕

蘭薰麝裊輕綃帕畧許携持又索還題破白雲深有意要  
傳消息到巫山

南陌

南陌一雨後東風三月天殘花亂芳艸輕絮散春煙景色  
真愁絕歡悰重弃捐張：有餘恨醺醪詎能蠲

雨中牡丹

萬金期勝賞三月破穠芳妬忌巫娥雨摧殘洛花香怨啼  
甄后玉寒出貴妃湯掩斂無聊極誰來替斷腸

思邊

去年何時君別妾南園綠草飛蝴蝶今歲何時妾憶君西  
山白雲暗秦雲玉關此去三千里欲寄音書那可聞

聞報自崖徙雷成一章

從來崖貶斷還期聞徙驚雷衆共疑却訝有虞刑政錯四  
凶何事不量移

秋浦會遇 并序

大中祥符五年為海陵郡司理叅軍居職以不  
能俯仰自全不幸為姦人所伺誣搆以事因被  
罪南謫為池州叅軍貶斥中且聞所天之艱朝

廷以罪犯不許奔哀窮究悲苦生人所無寄一  
室於浮屠宮闔戶日：外絕還往留歲餘遇赦  
聽以所繫聞將示之宥俱待命者有前泗州錄  
事叅軍清河張木亦受譴來是州前赦一月至  
與之居泊比接既相弔語且悲且歡張君簡篤  
有文信義人也自是游處以日兩盡款慰若忘  
窮否之為爾予自至以艱憂中目不能視文字  
有北歸望且感張相過憂患間因思非言無以道  
矧為聲偶之辭乎逮此竊厥事聊用拾之為長  
詩一千二百言匪以言詩也摠憤悒之辭也池  
州古秋浦地命為秋浦會遇詩云

齷：幽遐地栖：會過人窮愁艱理勝羈旅易情親豈意  
當漂謫茲諧卜並隣温：窺表粹晏：奉嬉嘖直道談端  
闕橫流語下埋綺文何斐疊瑰行亦璘玢敦分初投漆交  
言乍飲醇操心忠義合開口肺肝陳共味隨時理俱成迷  
意因禍來非造次語及自酸辛衆奮深山舌孤靡坐獄身  
詆誣惟膈臆鍛煉止逡巡囚任棺桐躍寃寧斗劍伸君牽  
一作成狠翟張君之冤由翟淳者我患構奸秦以嶺南小  
吏承攝州縣久而得真命官年七十餘通判是州為人狡  
多刻多疑納即細之譜以予嘗飄漫之會守郡者疾病諸  
從事皆他適得久專郡巧縱鉅刀筆幽爭調鬼神精誠懷  
皎日悲憤貫高曼素誓端清檢期無取玷淪斬芻嘗鼓篋

卧藁先書紳側壁疑曾辨鈞金法所循得情奚示喜伏念  
 不忘旬粗評聲去三章直向辭一馬貧决曹誠自任今之司  
蓋古之司舉仰誰論錄事參軍唐亦膺破藏姦柱網埋剪  
决曹也暴輪存心固慨慕有位敢希遵驥駉程初發虹蜺氣未振  
 沮磨圭失色萋菲錦爭新肯或奇歷刃翻成害寔賓木招  
 孤秀代珠投闇投嗔跖躡同非聖敦犖眾忌洵棘心終妬  
 蕙蓬首不差羞螭冶媚皆狸貉跳梁並狡詭不無嫌虎據的  
 是惡鷹聯合力邪攻正連謀偽訾真蠅聲移括括揭渠列蟻  
 漏墊嶙峋抵玉為凡礫摧松作弊神推埋督直墮排陷堵  
 潜填卑濕終投詛愁憂遂放均顛辜餘蓋慢照覆隔蟾踈

流落窮山掩夷猶積水痕望家惟實泣向國愁低顰難毒

天崩杞謹中聞朝邑遭危歲在辰以丙辰正庭闈偏此岵

伯仲邈瓏璣媿未鴟夷死慙如渾敦罷睢盱搖尾獸宛轉

曝腮鱗已嘆棲遲郡尤居寂寞濱土風傳細碎心事遭凶

屯郭周援人煙簇野津賈櫓通勁越商颿扶泛切徹

甌閩溪婦收菰米村娃貨竹薪迴頭波渺動足石磷

再見來巢乙玄鳥也頻聞入市寅虎每入市去滿林垂嘯

狄當面走驚鑿水寺傳將久沙禽漸欲馴無心從碌任

志守諄早作滄洲盟宵眠獨嘆呻杌床閒筆格牕牖亂

書筠舊葛那支暑負續晨未嘗游井閑况復出城闈

春音

聲平

珍音

切于中

鄰音

簡音

悒：危眇漬昏：病目潤梅蒸衣醜駭瘴觸面鯨斂未免  
 雞猜鶴徒希鶻庇鶻素鶻求庾悅碧鶴事韋詵詎識開三  
 雅奚論指一困歡無官局事病免府趨塵避路深藏拙忘  
 機獨任純鳶輕飢鶯鶯奴鶯諸瘦麒麟瑕謫連城寶鶯疑炤  
 席珍泥蟠虻肆苦塗曳蠅嘲頻机死千鈞秦剛摧百鍊鑽  
 愠憂宜消：讒吠更猖：斬豆多聞耳全膠欲語唇已甘  
 鐘律啞難聞金雷震近歎非辜者還稱被譴臻堪持言自  
 解辜以命相詢頓覺窮通外殊驚得喪泯豈煩懷魯汶并  
 說忘岐幽茲共追隨日時逢景物春雜花明浦嶼細草染  
 郊畛繡羽來穿柳妝鬟去採蘋畫船江汎：銅鼓野蕭々

荷芰卷生渚蕪菁秀出  
 搵業暄茶正發秧暖稻初勻遠步  
 尋芳徑閒留坐翠瀕小蠻聊倒榼獨繭暫垂緡煙杪聞啼  
 魄沙埂遇祭獮道宮披古碣僧閣凭雕楹滯迹慙魚鳥梁蕭  
 方等云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歸懷謝  
 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錄吾不及魚鳥遠矣  
 茗蓐後魏王肅事南朝好茗東又飲蓐羹及北還誰憐秦  
 逐客自恥晉縲臣學憶居州里文曾力組劍曹倉祛秕稗  
 任苑薙荆榛壯節輕宗慙奇才轢下彬賦毫搗藻繪詩墨  
 洒玳琳始角詞場勝羊馳義轍戰窟知景陷盟手敢他  
 授勇候邀圭爵功期取鼎茵鄉書先鸚鵡省薦半龍荀藝  
 竊登廷試石名切擢帝宸闕嚴趨紫貝陞峻拜蒼銀變化初

傳云涉佗拔衛侯之  
 手後子才切又七連切

飛壁延和却在鈞三年紆選調一命就陶甄  
冗驟司圖圖卑纜服瑛珉上寮非遂霸同列  
異超珣介立傍無援陰排密有夤隄防  
雖少戇城坳亦多迳繳已能傷雁罟  
仍未放麟踰年留異域肆會奉嚴禋  
仰問蒼理難窮蕩仁良圖君未騁  
薄命我方湮蓬藿何當返蘭荃自可  
紉有蔬調旨膳春稅給租緡寄傲丘  
名麥遺榮野號莘退藏師李謚貴顯  
讓顏竣躡跡三高士追狂六逸民耕  
臯營酒秫樵谷訪琴栒畚土封花撥  
誅茅出果榛前音臻此音說園中持  
鉞鍾林下設宜民至理鵬齊鷗浮生  
菌等椿未甘捐糞土所幸曳絲綸南  
面同堯禹巖廊即甫申固應容一叟  
鼓腹得還淳

河南集卷二

文

答喬適書

月日河南穆脩白秀才足下近辱書并示文十篇終始讀之其命意甚高自及淮西來嘗見人言足下少年樂古文固耳聞而心存之但未敢輒輕信人說今遂果知足下能然蓋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塗馬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濶於富貴



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明守之以不固持之以不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忍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觀足下十篇之文則信有志於古矣其書之問則曰將學於今則慮成淺陋將學於古則懼不取名於世學宜何旨引韓先生師說之說以求解惑為請足下當少秀之年懷進取之機又學古於仁義不勝之時與之者寡非之者衆不得無惑於中焉是以枉書見問某不才而棄於時者也何足為人質其是非可否徒以返拙無所用心因得

從事於不急之學知舊者不譏其愚且驚或謂之為好古焉故足下以是厚相期待者蓋感其聲而求其類乎可不少復其意耶試為足下言之夫學乎古者所以為道學乎今者所以為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然而達於上也則為賢公卿窮於下也則為令君子其在上則禮成乎君而治加乎人其在下則順悅乎親而勤脩乎身窮也達也皆本于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效於是也達於上也何賢公卿乎窮于下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

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脩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  
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  
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為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  
失為小人與其為名達之小人孰若為道窮之君子矧窮  
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之道有負于人耶足下有志乎道  
而未忘乎名樂聞於古而喜求於今二者之心苟交存而  
無擇將懼純明之性寢微浮躁之氣驟勝矣足下心明乎  
仁義又學識其歸向在固守而勿弗離堅持而弗奪力行而  
勿弗止則必立乎名之大者矣學之正偽有分則文之指用  
自得何惑焉不宣某白

上大名陳觀察書

觀察閣下脩嘗病近世以來文武異道將相異材為弊於  
時久矣古之所謂文武之道蓋一道也但治亂之用殊  
所謂將相之材皆通材也由出處之寄異未有不達權謀  
而名能相國者未有不明學術而名能將兵者則古之取  
將相也率由文武之道一焉近世則不然謂儒為文謂卒  
為武苟登之為相矣則不復寄以軍武之任而曰此文人  
也不足語以武苟拔之為將矣則不求以儒術之學而曰  
此武夫也不當責以文時既擇將相之具不同人遂目文  
武之術為異時之所以不得其人：之所以不盡其用其

弊皆出於此乎脩嘗願識如古之賢傑之人文究經綸武  
洞權變弛張諧物理動靜應機會陽開陰合與鬼神造化  
爭其功用無所施而不得者如此之人逢其時運其才出  
入乎文武將相地使剛麤匹夫號名主將者觀之聞之色  
死氣喪俛首聽命知將帥之道不在於彼而在吾儒也豈  
不偉哉求之當今他未獲覩唯服閣下之才德風畧於斯  
有年矣伏唯閣下名極而望峻識淵而量闊視鼎甲之第  
於當年若掇遺物之易蹈霄漢之衢於平昔如馳坦塗之  
速周歷清美深集禁密言蔚典冊筆動雲雨當斯之時天  
下之人共言閣下之文章真辭臣矣一旦奉明詔去內庭

統將符分廉問莫枕攸倚宋藩北門命下之晨威聲四出  
當斯之時天下之人又言閣下之氣畧真帥矣天下之所  
以稱之如彼者何如此者何非私言也抑以閣下之才全  
能鉅無施不稱文德武備靡不在躬也附衆却敵靡不如  
意也以是而天下言之爾然則雖古之賢傑復生諒何以  
加此修可不嚮風馳想氣激神竦求一識大賢君子之風  
采忽不自知其貧且賤羸糧躡屩來及魏都亦既至止復  
傍徨踟躕不敢徑進則訪謀於諸府僚從事或有言曰公  
性嚴急難犯也或曰公性深沉不測也始聞之甚懼且疑  
徐念之則悟以解曰彼言公嚴急難犯者其非也公方負

天下文武之望以賓接士大夫為切務顧官肆嚴急難犯之性損其容納度量乎斯不然矣彼曰深沉不測者宜有之凡大賢君子動作施為皆不使人闕其涯畔今公柄國重任殷河朔上流禮接邊鄰鎮靜方域非深沉不測其何以制遠御衆乎苟行事深淺動為人料其孰曰大賢君子乎其深沉也則宜矣既以是辭之因從而語曰夫深沉不測則臨事好思臨事好思則心存默識今公誠如是則賢不肖進於前必有所取舍矣宜乎小人萌進見萬一之望焉敢用致書數百言於左右以為請見之禮俯伏榮戟之下以俟進退之命閣下賜與之見則敢進見寔旅人寒士

之幸也不賜與之見孰敢求之見蓋羈薄之命不獲過於大賢君子之知矣窮達進退庶卜是日敢不惟所命之伏惟少賜憐察幸甚脩恐懼再拜

上潁州劉侍郎書

月日某謹齋戒擇日裁書百拜有聞於密學侍郎閣下某竊惟哀矜惻隱君子之常心困迫飢寒小人之切患儻以小人困迫之患仰叩君子哀矜之心苟君子不聞則已其或聞之則必動於心大則必見於色當為咨嗟慘惻憫而矜之雖未知必假之大恩與否其無拒絕弗顧之理明矣某是以不敢疑懼期得愬于府庭之下庶窮悴之迹少或

布聞於左右如獲黷犯尊威之罪而難用默：自己者其  
勢與該危且窘也某死罪死罪某以大中祥符初竊進士  
第解褐為泰州司理參軍時年齒且少壯心氣銳寔不能  
與俗相俯仰謀為自全之道卒以是累一旦挂於刑章毀  
官喪祿斥為敗具於今十年初為池州參軍日屬所天奄  
歿朝廷以始得罪譴不許奔憂時國子博士辛公辛公即  
也方為是郡哀其艱禍窮感特以事聞果允朝旨聽其北  
還因獲坐見老母稚弟於京師不然非辛公之力將以悲  
憂死諸江外常念辛公之賜厚矣某家園素來貧虛歸不  
足以給養其生奉老母既茫然無依困困即栖於京師亦無

他圖以其都會之地平生游舊或時得逢悲其窮者輒有  
分濟至將丐四方火抵取塗塗似便以故久寓京師用不能  
出家雖寄託京城身常奔走道路老幼十口食於一身違  
違終歲且不能周其饘粥今春國家恩詔特下失職尤累  
之人許以自新由是某竊有祿食之望半年住京延同一  
命雖室有十錢之物亦盡為新米屋直之費無何二月之  
詔裁寢某嘗與十一二人同詣宰相披告其下五人獨得從  
自新之典惟某六人復寘散地但某受是命抑不敢不知  
幸焉文學掾古之美名汝陰郡今之善地守茲郡者復朝  
之重賢得古善地而事重賢信為幸矣然事有便於名而

不便於寔安於公而不安於私者雖聖人將不能以居焉  
某昨自趨府之後退伏逆旅舍中所相親者唯形與影每  
念年高之親旁無兼侍計日所食殆絕而莫續念之至此  
則不覺心目俱斷涕霑於襟將為之奈何因自謂曰憂思  
無益也今為孤親之計莫如直以誠言於旌旆之下使重  
賢君子察而知之然後乞告歸養以慰倚門悽<sub>上</sub>之望將  
無不可者故官無職事所守俸不救於口腹頽土昔未嘗  
游足無可及之門是乃真羣中之長物爾久留此將不難  
死於窮餓一身窮餓而死可也如老母何如幼稚何是以  
不得不以誠而自陳所為以小人困迫之患扣君子哀矜

之心識者必不謂之逆理而動惟寬明仁惻矜而察之優  
而容之不加罪則生死幸甚情志殞迫辭無緣飾干冒  
尊聰憂灼失措某頓首

上監判郎中書<sub>仰</sub>

月日具官某謹拜手書於監判郎中執事某為兒童歲多  
依外門祖氏家由是得服執事之名久矣逮十歲許從先  
君官南北則不常其居年已長即入舉子場干時求進為  
人事羈束皇<sub>：汲</sub>：至於今不獲拜盛德於左右往年見  
先君聞執事拜官寵澤優渥時謂某曰昔日汝外王父屢  
與吾言及其僚友家子弟敦偉可罷異者獨曰邢君久遠

職位不同吾輩幸記之今誠驗其語汝外王父可謂知人  
吾為太學生時亦嘗辱邢君游他日汝見之必修子姪禮  
小子奉是言不敢遺忘於時某方再舉於有司雖一名似  
失所望其後選授泰州司理叅軍區：曹掾未終秩而釁  
禍繼作所天奄喪艱苦無訴去冬適自南歸一家貧寄京  
師薪米不給老幼數口罄：待哺相視未定旋奔走於外  
以謀其食越春涉夏無時少息所以未遑進見於執事者  
蓋此也近日思京城都會之地苟無俸入儲蓄之備未易  
久居方謀今秋將家還汶上鄉里葺先人故田以養老母  
之膳因自為息身之計既如此即望執事之門愈將無及

矣重念先人叅執事疇昔之舊不能當此時一請見門下  
是自取踈外於長者而不行先君徃歲之命也前數日竊  
不量度遂造於門館既獲以名通伺命遷延間蒙執事辭  
以他故<sup>秀</sup>律<sup>秀</sup>引退愧生於顏歸自思曰執事所以拒而不  
見者責其進謁之晚故也執事其寔未盡察知亦宜乎責  
之以晚也某又豈敢以不見望於執事雖然苟默而不以  
言自辯其所以進謁之晚之故則是終得罪於長者足以  
為恥今盤桓<sup>秀</sup>忸<sup>秀</sup>數日而復進其言庶幾執事覽其言而  
盡賜察知或哀以故人子而命之見則復敢以見如不命  
以見則終不敢見惟執事亮之不宣某再拜

序

唐柳先生集後序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雄歌詩道未極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太吐古人之文具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平淮西柳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密製述如經能卓然儔唐德於盛漢之表蕤愧讓者非先生之文則誰與予少嗜觀二家之文常病柳不全見於世出人間者殘落纔百餘篇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爲甚志欲補其正而傳之多從好事訪善本前後累數十得所長輒

加注竄遇行四方遠道或他書不暇持獨齎韓以自隨幸會人所寶有就假取正凡用力於斯已貽二紀外文始幾定而惟柳之道疑其未克光明於時何故伏真文而不大耀也求索之莫獲則既已矣於懷不圖晚節遂見其書聯爲八九大編夔州前序其首以卷別者凡四十有五真配韓之鉅文與書字甚樸不類今蹟蓋往昔之藏書也從考覽之或卒卷莫迎其誤脫有一二廢字由其陳故劇減讀無甚害更資研證就真耳因按其舊錄爲別本與隴西李之才叅讀累月詳而後止嗚呼天厚予者多矣始而饜我以韓既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



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則求踐立言之域舍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送李秀才歸泉南序附詩

景德四年與泉州進士李君相識於京師游處且久於時予與李君俱少年有壯心操紙筆入都省應生司之試躍躍有矜負之色窺科級跂仕進自期待者甚銳明年春不幸則皆無成以罷後月餘遂各去京師而歸其居地既遠且絕不相聞知如是別者十一年始復會於京師得一舉酒而相歡對一語及往舊事恍焉不啻如夢而老而心衰則相與皆然也予中間雖僅成一命今又失其祿食子則

猶與舉於進士場中嗟乎予與子嚮之志願百莫從其一二而意能態度十已亡其六七信乎人物於天地間甚易老且死耳別十一年而一相聚顧昨日之少壯忽已凋耗今聚未久而復別：聚苟又如如是知他日之相視復不如今晨長之視昔時也必矣今子別我而歸我眷：不能已者其以故人也其俱不得志也其相遠而難相聞也其會之或賒于前也其將為之奈何請且序情而歌事以為子送詩云

聞越子所家告以歸期征刑語黠然將發憤氣一作鬱以盈男兒志未就口腹常不營胡為京城中日與留秦爭隋河

二月路柳色傷遠行十千大梁酒金罍為君傾酒酣微悲  
歌衆坐皆聳驚去矣丈夫別安事兒女情

張當字叙

春秋之法書字為褒有以知君子之尚其字也然則古之  
名與字以相配字者所以表名也清河張君名始字友直  
猶以其取義未定也而訪之僕辱其久游不獲讓為一作  
徐思之因請更字曰元膺方前字於義為洽而又正與名  
會且元為長善則仁義統稱士能膺之行就大矣張君以  
辭學累舉進士始得明之定海尉祿雖卑才不踰有一職  
與其位甚尊而才甚愧者孰賢遇焉予既為述其字又以

勉其行故為之叙

送魯推官赴南海序

為人之佐其難矣哉夫令而行之者其長之所專也從而  
輔之者其佐之所守也凡政有害於公有悖於理知而必  
言此已所可為爾言而必從豈已之所能哉苟上無必從  
之道則政有心失之患為其佐者罪先及之故曰為人之  
佐其難矣哉然則如何其可也曰盡其職而已矣居上者  
賢已當公而正之不賢已當直而輔之輔與正非已之職  
歟正之而不從則雖獲罪乃有之矣於其職也寔無媿焉  
今之從事於二者莫或率是道不涉於欺則陷於隨居上

者其人果賢其政果明是宜順之於下以成其美已則曰  
我為人佐遂能無一言為之損益吾何以食其官即強出  
白黑以紛亂之比非欺而何居人上者其人果不賢其政  
果不明是宜直之於下以救其過已則曰我為人佐言不  
吾取事不吾專力與為敵徒速悔戾曷若附離倡和取容  
免責苟全吾位而去此非隨而何予謂士之居其位事其  
又既不可欺亦不當隨不欺不隨唯職所宜而已矣魯君  
以辭學中名自邑佐而游郡幕皆有所稱今將復佐於南  
海南海際南之鉅府也方聞其長則天子諫臣實接僚屬  
當獎正與直用是知志必上行苟上下協公以從於理予

見南海之政獨追於古而荒夷之民大決其惠也

送李秀才應陳州舉序

陳許於京師猶唐之視同華實四方藩輔之府來鎮其地  
者常自大官出故每貢士歲進士獲送名於書者其榮與  
王府偕上之四年太傅隴西公領陳之二年也隴西公  
之賢時莫不聞禮才接善博取而廣納不以位望驕物四  
方之士走陳而獻藝求顧日伏于門進士李生諷前一年  
嘗自蔡往以其業修請謁禮一見獲遇甚厚自是復歸探  
學尤至益有聞焉今茲歲會辟選舉生將韞挾其技舉於  
陳同儕輩欲生留于斯者或辭以它語予謂李生是舉往

得宜者三焉隴西公喜能樂善固材駿所歸地首藩輔其名躅易發而光且復聞舊貫在焉有是三者可無行乎其戒子僕其秣子駒吾將餞子以壺而送子諸塗

送呂公初序

為善汲：於報：未至則更而去之末哉學者能顯窮一  
致蹈道自樂而不變庶幾君子之志者耶與其達而安不  
若困而固之：難也公初生於儒門庭聞道為名進士十  
五年僅然獲一第後數歲始選得州叅軍日趨走塵土執  
下賤事充：乎貌顏未嘗為——可憐之意予知其道固於  
內外物不得間而入也——不然豈免誹怨呻噓駭躍發於

中而表之也歟居——職踰年以家艱去之蕪予重其別先  
行以告曰慎——無中廢則豈報且將及豈惟寬裕於賤用  
哉

送崔伯盈序

士困窮而篤於學庶民困窮而篤於利學卒利亦久且博  
哉或泰於交或數世而弗斬焉庶民日羸日陷若坳坎聚  
潦不注則涸故少息則怠及學之利也蓋異于是焉伯盈  
篤于學者也學三年而益困未知所以為利今歲詔罷舉  
妻死身病子單母寄海上思侍以孝之道用不能往因射  
它州之無有者居諸橐將自穎川之伊洛走秦中都浮葭蕩

波龍藏泊過姑蘓入吳興出谷水寧省於東安少進於越  
抵勾漏圖庶民之利者將行予慮君幹于貨而落學故序  
庶民之道以告焉

河南集卷三

記

亳州魏武帝帳廟記

譙東有祠歸然宅於衍之上者粵魏武帝之祠歟嗚呼帝  
實此土人始以諸生去仕為吏則圖大畧雄偉不世之量  
屬災運衰息皇綱紊絕海內震擾羣雄並爭帝于時得乘  
機會策嘯吒馳騫乎其間用能建休功定中土垂光顯威  
大之業於來世焉當帝之經營征伐也袁紹父子據兵河  
朔吳權蜀備內窺中夏帝挾持漢室抗撫力三方慷慨興言  
則失彼七箸從容計事則走人頭顱卒滅袁而沮權備之

強者惟帝之雄使天濟其勇尚延數年之位得徐圖成敗  
其伐謀制勝料敵應變之下豈江吳庸蜀而足平哉至今  
千年下有觀其書猶震湯耳目聳動毛髮使人慄其餘風  
遺烈矧譙之舊邦祠堂在目像貌如生里人事之敢弗祗  
畏前代帝王莫不皆有祠廟秦漢以還首事之主得廟祀  
鄉里事著於時者惟高祖之於豐沛光武之於南陽廟像  
咸存威德弗<sup>勿</sup>泯其次則譙廟也赫然有豐沛南陽之迹焉  
此三君者皆由<sup>當</sup>微時仁恩長者為鄉里人所愛後思懷其  
德共自尊祀之遂傳于今不息也真宗皇帝車駕有事于  
亳宮之歲詔增帝故廟而新之容像載嚴有焯有耀以帝

之明靈加吾宋振顯其迹德用益興矣乎乾興元年春今  
樞密右丞相清河公來撫於亳至之三日謁於祠下既退  
命左右使謂邦人曰武帝廟享于此土久矣庇於爾民厚  
矣水旱菑害爾民請焉疾病疫癘爾民禱焉亳之士徼帝  
之福不既多乎今其廟與像則詔修之顧惟殿內廊廡帷  
帳之蔽使埃塽及座延於冠冕為闕孰甚吾將自出私俸  
盡為<sup>具</sup>其武帝洎文明三殿之帳誠無為艱如彰爾民慢帝  
之咎以吾臨此州不能導爾民心知所奉是亦吾過故遂  
使告於爾民眾聞公言慙且喜曰亳民間鄙蔑有所知蒙  
帝之休固識攸報為罪大矣今我公有言始克知過俾獲

逃罪於帝之靈繫我公之恩是賜是賴敢不聞命即衆入  
請曰幸公皆許民營之願不煩公也公曰吾本率將自具  
既思同爾民於欲不可盡專吾當與爾民共其事即以俸  
緡合民之用命工偕作未歲而三帳成即置其殿內有帳  
之號非緡帛是製而成以木者圖其久也其年十一月公  
承詔歸機密之地公在毫不滿歲而去既去之日猶始至  
之辰是歲毫人飢公至闕即上言得徙淮南數州廩米來  
貽一作給毫人噫公之愛人甚矣使循常有位者得聞入為  
天子近密委其民而去之雖草莽之不若又暇顧其飢哉  
公前居一州猶且勤：為州人求福於前代帝王不懈今

君為朝廷一本作朝廷為親近大臣其贊帝王治以福於天下之  
人肯又懈乎天聖元年二月日記

### 任氏家祠堂記

今上之元年尚書康懿公由叅知政事出領太平郡居一  
年以齊國太夫人春秋益高至陳懇言求為本州以便其  
養詔尋從之於是復自鄆而即曹既至未期歲屬齊國艱  
憂公遂去位而以私館居則盡斥絕粱肉弗視親惟菜茹食  
以終日公魁碩人也至是頓被瘠毀體軀不支家人憂其  
憊甚爭止之乞稍進葷茹以自持助公曰吾頃服從王事  
有家靡居左右承顏情至闕違今日得

紀敢尚不

率盡子道耶皆不聽越三月竟以毀瘠而不起嗚呼公其  
可謂孝德有聞也矣將終顧謂其子都官員外郎中師曰  
吾年踰六十壽不為少

府位不為輕今得收其躬

以獲歿於先人

幸矣然獨所恨者不克及吾之

存畢先塋事耳吾俸賜之餘力足以舉爾其勉之唯速無  
緩都官念康懿戒付刻切時雖齊國在殯求欲苦廬守禮  
斯亦不得即以縗服晝而從事於外始卜其阡於曹之南  
近郭未及葬也日往自視樹墓柏或數千疲心瘁躬事以  
遽立既而治其第之側隅起作新堂者啟三室而闢五位  
前後左右皆有宇以引掖之華以丹刻之飾六年春某東

行見同年都官兄於曹一日目是宇而言顧我無以致孝  
愛於先親先兄將以是升畫像而薦歲時焉苟無述也其  
何以貽厥聞請以事屬諸子某辱兄之命不敢讓乃言曰  
茲宇之設其近於家廟者耶惟家廟事自唐人脩尚舊禮  
粗復其製時衣冠室襲行之始著唐德而既往旋又廢於  
五代之兵興自是以來將相文武之家無復知言此者增  
築第產之盛則知患其不宗且廣終莫患其先廟之闕而  
不立古君子不敢以私褻交於神明故制器服立宗廟以  
祀其先示誠潔也今人既用常所器服而又祭之於寢蓋  
亦不知事神之道使士君子之祭疑於匹庶人之祭久矣



儻非世蹈名矩率禮敦教一作孝之族其孰克思之其族維

何其在康懿公之門乎康懿公姓任氏其門自唐復洎五代

晉漢周傳官不息以入國朝是興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

尚書令兼中書令諱載儀同高才偉識藉問鑑問鑑世德豐以

約委羨厥後實有賢子五人皆齊國太夫人白氏之出兵

部尚書贈左僕射謚康懿諱中正其長子次中孚西頭供

奉官閣門祗候次中行尚書兵部員外郎次今都官郎中

也最季中立左侍禁閣門祗候供奉速兵部皆先康懿並

終今從享於儀同齊國左右儀同特立於中室以東室為

齊國之坐康懿位西室而清河郡夫人張氏陪為兵部供

奉各處二側位其嚴慈之尊長幼之序煌煌儀像堂如

生宗屬以之視瞻精爽以之憑附烝祠有所不潰其虔斯

肅其神斯饗孝之至也禮稱有其財有其禮無其時君子

不為也廟祀之事不作已久求矯行之心取世議時所牽

制禮不獨伸則家廟之名既固得而有其昭穆之位固無

因而列是以顯考王主父神次不敢盡陟而時享合叙抑有

常焉矧按前代私廟並置京師今本不從廟稱而復設於

居里敢請號曰家祠堂者信適事中而允時義矣噫家廟

者豈不可復矣乎苟復之則已如未之復則斯堂也於奉

先之道得一時之禮矣

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西佛氏法唱中夏為祀寺字于千中夏先王之遺民樂聞其法尊  
雄一旦從而和之存世守常義弗顧而為其徒者靡然傾  
天下四人之業胡其盛之如是耶豈佛氏之法為能本生  
民甚惡欲之情而導之耶不然何以能鼓動羣俗之心唯  
趨號令之齊一也夫生民之情大矣聖人知其不可充也  
為之著禮明義以節養之使不流不寔安其分盡其常以  
生死焉而不及也地道者三代之民也今佛氏之法後三代  
而作極其說於聖人之外因民所欲惡而諭以死生禍福  
之事謂人享有於其身者皆由死生徃復而取之方於植

物者根夫善：以之而生於今種夫惡：以之出於後其  
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  
為貧為疾為惡天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福禍之報  
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貴富康  
壽而惡其賤貧疾天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  
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徒讀佛之書則不  
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已惡欲之心乎佛  
亦安能彊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聖人而求之如其聖  
人所不及唯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

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禮義而然後入於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於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於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佛日益盛徒日益繁則當有異行之士奮臂而出力樹塔廟以廣弼其法之興就其實而言之則隆塔廟誠事佛之末苟以時觀之能恢赫顯灼使人見一作目之起恭生信則無如塔廟助佛之大故雖窮遠僻阻川塗所出心有佛之塔廟以瞻嚮於俗也矧中州近壤之衝會乎然而佛塔與廟抑有其說中藏像事而旁棲徒衆者實為廟唯佛塔之說設當必得親佛所遺爪髮齒骨一種或積精力所成如珠璣類者釋氏皆所謂

舍利者也然後函以金石窆

音窆穿也

地而藏焉因起浮屠於

上以表識之是曰佛塔耳諸所立者靡不然而蔡州開元佛寺其踊甃成七級浮屠者是謂葬佛頂骨舍利焉其始自雍熙四年故相太子太師呂公為郡日其佛骨自京師降呂公尋之去郡以屬僧志者俾後興塔於寺以葬奉之後志方肇心會卒曰僧榮者復上承之自是迄大中祥符初榮始再議所舉得喬張二豪吏歸入資用僅獲就事於時浮屠纔基一級而已榮終度力難以竟即又罷去於是州耆釋叟衆惜其迹已植而止相與謀其可以終事於塔者復得寺僧海微而察請之微一本無而請起應請實堪其

任今塔之所以獲立自海微力塔既立未致備飾而微歿時天禧二年也付其事於門人永昌纂之永昌紹成師志罔有暫懈悉心募力未幾而闕飾云具其範鐵塗銀頽然而擢立其端者是曰相輪其棟石甍瓦翼然而周蔽其址者是曰散水計二事役費于浮屠者亦三之一也馬皆永之為也永其可謂善繼師之勤矣較三四釋之功是則肇於志而基於榮克成於微而大備于永雖經始營為殊先後鉅細其因作之蹟則皆有力於塔者其所謂異行之士歟塔始于大中祥符初訖于天聖之六年出入二十年之際厥有成績其糜用財力積劇亦至矣永師列其本末來請

得以著成於記

養正堂記

韓君堯言登進士第九年始再任為泗州錄事叅軍到官之五月以廨舍感狹由視事廳一本有則字達乎寢他無宴休之地俯廳西北隅先有屋數楹已故敗就摧因令堂而新之以備其所為宴休者於時河南穆脩訪君淮上目其始立君曰為我命以名而記之即從而言曰堯言少年以文辭上第其視富貴為朝夕事今十年間乃猶盤回効州縣職肩以科石祿為急著公衫把手板旅進退即庭下瞻望上官顏色非為計之得矣不獨如是復為議狡小輩走

謗議其間誼誦不已所以古人憤悒脫冠委印綬不顧而去蓋此也堯言曾不以是動其心沮：波隨上下無所可否獨何歟將有其說人抱畜才識凡得以施用者不有高位當遇知己去是則才之與識或不可使以外發：輒受攻于物知乎此者近易之蒙：以養正之謂焉非變通之才孰取之今堯言居是職其有以幾乎予與堯言交舊而復同年登科不謂不知其平昔雄逸豪偉真無顧避座有論說不輕以氣語低人至是乃能刑鋒稜藏戢崖岸約束若纖謹男子為者終日挈：守其曹事不少為俛眉動容起倦怠意真可尚也堯言既為斯堂將施名而屬予：悅

堯言所守從而得堂之名即命其堂曰養正既命之公其名以為記

### 亳州法相禪院鐘記

古之為鐘其用大矣樂記稱黃鐘大呂又春秋傳稱師有鐘鼓曰伐則是鐘為禮樂之備又為征伐之具其用之大樂可以調陰陽感人神導天地之和用之軍旅可以警不軌懼不庭振邦國之威考是二者則鐘為禮樂征伐之器久矣三代之際以及秦漢皆不變其用今是鐘也專為釋氏之器亦從可知也東漢之運將季西域之法聿來流晉宋而益崇涉齊梁而太盛率天下而從其教擬王者而闢

其居無公王無士民無高卑貴賤豈不從而信奉之不從  
而依歸之以求其福報乎如是則盛矣大矣佛之為法也  
既與中國聖人之道並行于時則所謂禮樂征伐之器者  
安得不入於佛之宮哉佛之宮其徒羣棲而旅集多者數  
百人而居之其朋既繁不常厥處將齊彼眾非言得通則  
必聲物以齊之求物聲宏達而及遠者莫踰於鐘是言鐘  
為佛宮之用具在茲乎亳州法相禪院有主院僧海宣者  
謹行之僧能勤以募眾崇揭土木門堂殿廡摠百餘間多  
宣師所葺也聚徒旣：資膳悉備警旦暮者其闕惟鐘州  
人時民氏豐財好佛之士也一日詣宣而謀曰一鐘之費其用

幾何願輸其資獨營斯善師即計其用度告之遂以錢若  
干畀師復謂曰鐘之成也匪高弗居則并請為居鐘之樓  
以此土不產美材因命僧海真南抵于舒鞭其材木匠為  
成器而離之自舒及譙使以舟力雖皆出時氏然能減費  
便事者蓋二師心計運度之謀也天聖元年春始召鐘人  
與其鼓鑄液彼金錫一冶而成鐘事既立樓材亦至建於  
殿南東偏居鐘于上層甍翬飛雙鸞鯨震疑：崇構上凌  
烟空琅：洪音遠落霄外於以壯觀精宇於以號令羣縉  
且叩焉使思其所以息晦明風雨不迷厥時據釋氏言鐘  
之聲扣之可以上極天界下洞幽泉導死者冥昧之魂出

地獄沉淪之苦故死者之家嘗賂金帛衣服求擊其響若如其說則非獨用之節昏曉戒食寢而已又復能售極苦之資助釋氏之費焉鐘不可闕于佛宮一本有明矣亦字

### 靜勝亭記

州郡有兵馬監押職設今代專督州中姦爭火盜洎軍籍庫兵商征酒榷之事則皆與守同管署自政賦財幣刑罰獄訟之煩則一不一本有及其職位優其務守簡蓋士之階武而升者非歷勞久十餘年不被茲命凡尸之者能持謹常不失局事鉅細不闕筆可否歸之州足為稱任雖材且無所施顧或每：好用自擾以招權樹威而病其職者

多矣潁川陳君永錫始以公侯裔廩迹落武一再遷為右侍禁蓋漢之郎將類也來監蔡之邸戎為人力文服古而雅任闊達樂所守無事唯比旦一過廳還則擁書自娛常言吾職甚逸吾性加踈思得灑然空曠一字為寄適之地盡蠹除耳目俗譁而休吾心為癖中舊有亭其制卑而久為之易去故材俾豐宏之前數十步間夾樹晚蔬蹊果：外先峙射棚：豈清趣中宜有哉然于亭遠甚不大與亭害故亦不廢姑存之亭成陳君謀予以名予請以靜勝命亭陳君之飾是亭豈志于靜者邪夫靜之聞仁人之所以居心焉在心而靜則可以勝視聽思慮之邪：斯勝心乃

惟陳君能有是道故名是身人苟不果其道名無益也  
誠心誠性明而君子之道畢矣否是無寔而守空器也不  
與夫盜名而居者比歟後之縻斯職據斯亭者亦復能悅  
靜而思勝乎苟能善矣無為自擾而病其職以守亭之名  
為亭之媿也

明因院羅漢像新殿記

距常熟縣治之東南越三十里有浮屠居曰明因本淳化  
中之錫名也浮屠師業者紹居之能勤飭其軀靡懈以裏  
力于民之里召塑工為五百像釋謂之羅漢者加新其殿  
構而納之辛亥歲夏五月告畢工師求記之以文予儒者  
稱浮屠之法懼非所能請以目所常覩浮屠者並緣土木

佛事終依之為姦以幸其身而敗污其類者言之亦足以  
昭師之善矣予行天下往見山墟林野間有級甃以為佛  
塔者其址之豐若將為百尋之高或不數尋而能有植木  
以為佛廟者其基之博若將為百楹之廣或不數楹而上  
其委甃餘材猶棄積於下訪之其側則曰始佛之徒也將  
欲有為於是張其勢甚盛苦其行甚篤至能黥衣退食盡  
用於佛初人大為傾信而悅助之貨斯萃欲斯至自是每  
十其獲不一入於佛常私其九以自取人復覺之信遂以  
衰以故卒無有立而亡去之予謂此無他也由始信而終  
欺也宜其無成效焉凡倡之道已必先信猶懼人之莫應



矧己為不信而欲人之應世未之聞又獨釋氏哉今師營是像作是殿必有得於信之術矣不然何能遽有就之如是也嘗聞東南人尤嗜于佛至有傾資舉產以為奉而無愛者師而後能益謹其術而待之庸知里人之有力焉不盡為師之奉也

墓誌

東海徐君墓誌銘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得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述其實

託銘于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窆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蓋得其禮矣比今貴家富族將葬其先必惑葬師說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逾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凌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猶為晉人考生未亂而孤見教育於季父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既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于時與其族來京師遂家焉自是得游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祿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

人次子曰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剛厚而勤嗇能自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徙之戶初雖貧劇者居久而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齋者蓋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于君：於此蓋為之善守者也君常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于儒官馬龜符有慕任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強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節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蓋有年天聖八年適五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

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先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二十一日藏君于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無越厥期末代不然惑于  
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  
順理之軌既合既耐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祭文

祭第二子文

月日阿爹以果子飲食弄具祭於第二男道子之靈嗚呼  
汝生而慧疑體質粹奇舉家愛憐保養甚厚始三歲則微  
有知見詩書能舉能視吾與汝母其喜可勝謂汝他日必  
大吾門如何不永四歲而夭嗚呼哀哉汝歿之辰我客京  
師家避吾驚不以時告我之既還聞于中塗延道哀號知  
無及矣但與家族相持殞絕嗚呼生人之理有幸不幸惟  
彼頑塞輒踐遐年念汝豐完反成殤子嗟乎天道既使之  
育又則不長孰如弗生免此大痛嗚呼汝舍我去無期復  
還我思汝悲何時而已汝王父王妣旅櫬未葬俟畢先壠

以歸汝骨草瘞郊次祖母俯近此魂有依無至驚佈父臨  
祭汝：其享之號訣終天相期泉壤尚饗

穆叅軍遺事

穆脩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陳圖南而傳其學脩  
少豪放性偏少合多游京洛間人嘗書其詩句於禁中  
壁間真廟見之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  
脩對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此  
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  
晉公頃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  
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却之由是短於上前  
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長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  
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固

榜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為摺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叅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集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一部為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伯長首為之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馮韓感

陳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才

授康節先生邵雍克夫 同上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僮不事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意 同上

富韓公初游場屋穆修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也公果禮部試下繼以賢良方正登第 聞見錄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為之唱尹洙師魯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早工偶儷之文故試于國學南省皆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

之文學之公之自叙云爾 同上

祖無擇字擇之蔡州人少從穆伯長為古文後登甲科同上  
歐陽文忠公作蘓子美文集序云天聖間予舉進士於有  
司見時學者務為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  
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叅軍伯長作為古詩詩雜  
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  
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學者稍趨于  
古焉

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搏以太極圖傳種放：傳穆脩：傳  
周茂叔 朱晦菴記太極

河南先生師魯古文學於穆伯長伯長有文十餘篇行于  
世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言行錄  
尹師魯傳文章自唐末歷五代氣格卑弱至本朝柳開始  
為古學天聖初洙與穆修大振起之

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寢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  
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  
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  
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使我宋之文章踰漢  
唐而躡三代云

唐正元：和間韓退之主盟于文而風雅最盛寢及五代

其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揮之髦俊率從焉仲塗門人能師經探道有文於天下者多矣洎楊大年以應用之才獨步當世學者刻詞鏤意以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甚者專事藻飾破碎大雅反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弗學者久之洛陽尹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與穆伯長游力為古文士林始聳慕焉復得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而古是大有功於道也堯仲淹撰尹師魯文集序

予識浮屠秘演二十年初見時多與穆伯長游伯長剛峻人罕能與之合獨喜演：善詩復辯博好論天下事自

謂浮屠其學而儒其心若當世有勢力者冠衣而振起之必犖：取奇節今老且窮其為佛縛詎得已耶伯長小州叅軍已死演老浮屠固其分也師魯文

歐陽文忠公論尹師魯墓誌云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輩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

明道先生作即康節墓誌云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其餘門人各以已之所宜者為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有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所從來獨先生之學為有傳也先生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

於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今穆李之言及其行事  
槩可見矣 呂氏家塾

邵堯夫先生受學於李挺之：才李之才受學於穆修伯  
長伯長受學于陳搏希夷其所傳先天之學具見于易  
圖皇極經世書故程伯淳作堯夫墓誌云推其源流遠  
有端緒 呂氏家塾

哀穆先生文并序

蘇舜欽

嗚呼穆伯長以明道元年夏客死於淮西道中友人蘓  
叔才子美作詩悼之遣人馳弔之痛夫道不光予又次  
其一二行以鑑于世為文哀之先生字伯長名修幼嗜

書不事章句必求道之本原皆記士徒無意處熟習評  
論之性剛介喜於背俗不肯下與庸人小合願交者多  
固拒之議事堅明上下合今古皆可錄然好詆卿弼尔言  
時病謹細後生畏聞之又獨為古文其語深峭宏大羞  
為禮部格詩賦咸平中舉進士得出身調泰州司法叅  
軍牧守稱其才貳郡者聞之惡又嘗以言忤貳郡會守病  
皆貳者私點吏使誣告先生賂具獄聚左證後召先生  
使眾參考之由是貶池州中道竄詣闕下叩登聞鼓稱  
冤會貳郡者死復受譴于朝後累恩得為蔡州叅軍先  
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為文章益根抵于道然耻以文于



有位以故因甚張文節守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  
使之騎召先生作記：成竟不竄士名士以白金五斤  
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為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  
以遺者乞載名於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  
庭下遂促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餽  
口為旅人終不為匪人辱吾文也天聖末丞相有欲置  
為學官者恥詣謁之遂不得嘗客京師南河即中往：  
醉暮歸過地如持者夜半即人猶聞其吟誦喟嘆聲因  
隙窺之則張燈危坐苦曠執卷亦出曙用是貸其資母  
喪徒跣自負櫬成窆日誦孝經喪記未嘗觀佛書飯浮

屠氏也識者哀吟之或厚遺則必為盜取去不然且病  
或妻子卒後得柳子厚文刻貨之售者甚少踰年積得  
百緡一子輒死將還淮西道遇病氣結塞胸中不下遂  
卒吁噫天之厭文久矣先生竟以黜廢窮苦終其身顧  
其道宜不容於今世然由賦數騎隻常罹兵賊惡少輩  
所辱困其節行至死不變有孤孀且幼遺文散墜不收  
伯長之道竟已矣乎初先生死梁堅自解以書走上黨  
遺予欲訪其文俾予集序之去年赴舉京師歷問人終  
不復得一篇惟有任中正尚書家廟碑靜勝亭記徐生  
墓誌蔡州塔記皆平昔所為又不足成卷今舅氏守蔡

近以書往其家且求其所著文字未至間作文哀之道  
不勝于命：不會于時吁嗟先生竟胡為

右蘓子美文

蘓才翁子美悲二子聯句

穆脩伯長 蘇舜欽 凌孟陽伯華

有客自遠方來以二子說穆子疾病初家事巨細缺  
人苦其求才翁醫師久已决案盃小大空布被旁午裂  
餘喘尚能鼓子美老憤知己結目淒望羊泓髭斷反蝟  
茁憂酸繫餘生才翁嗥嗥留永訣語妻後日計書策未  
可徹教子立世資子美圓曲勿自悅吾屬何流離衆人  
方草竊凌子久道路才翁十口著羈絏恰旅重江間正

一作時命  
不復說

值大飢節既無裹飯交子美疾走繼粗糲又無執漿人

及時沃枯渴惜哉損天命才翁痛焉在親經帝胡生爾

身世復稱爾傑曾伏氣萬文子美賜貯怨百折艱難泊

風波憔悴墮霜雪久僕勤龍鍾才翁弱女癡跛躄文隨

寒餓空道與煙焰滅魂兮竟何歸子美去矣不得別長

府豈無財莫濟醫藥切太倉豈無粟才翁莫解腹腸熱

天子聖在上海內清欲徹伊人胡不官子美既死安得

活朝青與暮紫神喜天不軋高車與怒馬才翁門滿道

不絕之子苟間則斯民乃貪餐高亢世弗親子美方嚴

鬼所掣敢言才足珍寧免否來齧思潛浹輒袖才翁慘

昂

舊面成臺舉目此年落側身今鄙媒箴言耳空虛子美  
險論口吮髀作詩告石梁聊以慰寒骨才翁

世不知為古文已獨為之是儒之特立者也吾見三人矣  
董生當秦滅學之後明孔氏之述道曾子之言其文甚近  
古也雖同時若嚴助教臯謂應義理子長相如博辯無極  
亦自為其文而已未始識董子之用心由東京以後歷魏  
晉五代而文益衰至唐昌黎公始知尊孔氏貴王賤霸大  
變而古李翱皇甫湜從而和之然其後亦無傳焉唐衰更  
五季其敝又甚至我朝乃或推孫丁楊劉為文辭之雄是  
時穆叅軍伯長獨不以為然寔始為古文在尹師魯蘇子  
美歐陽公之先自爾永叔以後學者益以光大非上求夫文之  
近于古而已蓋異端既闢則必以聖人為師不專註疏則

必以經旨為歸學均為己一變至道邈其承傳遠有端緒  
云銀閣關書售與有力焉愚嘗評穆叅軍之復古以為  
不在董生昌黎公之下永州：學教授宜春陽椿得叅軍  
之文於其從孫化州使君淮俾零陵鄉進士張淡吳綸校  
之不鄙愚可紀歲月深惟會友輔仁之義有不得而辭者  
輒書其後大不自量淳熙丁未孟秋既望衡陽假守臨江  
劉清之謹題

戊午正月初九日在翰文齋搜閱殘書得舊寫本  
穆軍集中有硃筆校改處不知何人手筆取校一過增  
改補正殆數百字其秋浦會遇詩稱稱難讀校三六不少  
序中原脫去石若非得此本補之世人益莫究其旨久矣  
昔年章武之校呂本曾著教於此本後謂呂本同  
出一源然不言其異同若何暇當更詢之

元夕校畢記江安後學傅增相



此本與吳伯宛所收舊寫本有注魚亭歲閱書印者  
字蹟正俗行格高寬甚正始誤筆後點改此本二十一頁一行  
誤南改猶之類  
字不相同疑即景鈔注本惟注本凡留字均缺二筆  
作留必出誤先台氏魚亭既未指出此本則全已改寫  
从沈林信觀適矣以本二在凡上為此動記之見知聖  
道齋所收書籍固有異本也癸丑九月二十日

注本留字皆存字不成外與字不皆作字不知係避諱  
諱 嘗博考之

